

琼斌口述

楷头整理

我是富婆也烦

中国文联出版社

Jus
463

84720

琼斌口述
楷头整理

我是富婆我也烦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富婆我也烦/琼斌口述; 楷头整理.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5

ISBN 7-5059-4094-5

I. ①我… II. ①琼… ②楷…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9538 号

书 名	我是富婆我也烦
口述整理	琼斌 楷头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珊珊
装帧印制	开尔威
印 制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12 千字
印 张	5.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100
书 号	ISBN 7-5059-4094-5/I·3187
定 价	12.50 元

您若想了解更多我社的出版物

请浏览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1 / 小时候母亲身体力行教导我好女不嫁二夫

母亲蹲着,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面对着她站着,男人手里拿着一个油瓶,低着头看我母亲用水细致耐心地冲洗我父亲的痰盂,两个人默默地谁也不讲话。

7 / 外面的世界花花绿绿和母亲说的不一样

……郝妈妈喊住了她,让她递毛巾递茶水什么的,并且告诉她中国古代男人三妻四妾的都这么干,文明点的说法叫“侍寝”。中国现在不时兴了,至少是不公开了,但在日本,现在当着人面做爱或者看人做爱还是很平常很普通的现象。

13 / 在污浊的环境里遇到第一个使我动心的男人

凝神敛气的我很快又变成了一个进入工作状态的女嫫圣女,我熟练灵巧地挥动着理发剪。我那女孩子特有的甜蜜醉人的糖果气息时隐时现在唐蓬的额、脸、颈间出没弥漫。我细细地注视他,他在我的眼里纤毫毕现,一种异样的从不曾体验过的感



觉鼓胀着我的身心……

20/初恋情人原来早有女朋友

……为了让他轻松些，我开玩笑地说：“那你就写写我好了。一个在广州的玻璃房里混饭吃的上海女郎，难道不是这个社会中的吗？难道不在你的社会调查之列吗？”

26/把我带到新疆的吴大娘很古怪很开放

我惊讶得几乎叫出声来，人都传说杨贵妃出浴后美艳惊人，杨贵妃再美艳也还是杨贵妃，而吴大娘分明不是吴大娘了。

32/祝福憨厚的甘肃司机好人一生平安快乐

如果我把那一段经历当做是走江湖，我只好说江湖上什么样的人都能遇上，江湖上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

36/888 美客店今非昔比，杨红林高大英俊风流倜傥

这个在八月十五热情地邀请我吃月饼的男人比我小四岁，他一表人才，高大英俊风流倜傥，他当时穿着笔挺的西装，英姿勃勃，神采飞扬，和我沮丧思乡的情绪形成鲜明的对比。

40/满怀憧憬，从广州跟杨红林去青岛

以后我每想起最初的那一段时光，心里都软软地柔柔地拿不起放不下地疼痛。有时候，我甚至傻傻地想，如果能用我现在所有的财富换取当初的哪



怕是片刻的时光,我也愿意啊。

45/怕被暗害,惶惶失措从青岛逃回上海

我心想杨红林为了让我给他做媳妇,既然能把
我骗到这里,我不答应他,他能拿走我的东西,说不
定他就会在这样的夜里,人不知鬼不觉地把我杀死。

52/娘家的亲友邻居见我要嫁北方人都骂我是“憨猪”

一个比我小四岁的男孩子的拥抱和狂吻那样
地有力冲动……我的心狂跳着,害怕里弄里哪一扇
门突然打开,露出一张熟悉而吃惊的脸。那样,我母
亲的一世清名就被我毁之一旦了。

59/我是甜蜜的糖果,他是使我融化的灿烂阳光

屋里骤然死一般地宁静。我们急促地喘息着的
胸部起伏得越来越剧烈,里面的血肉鼓胀得仿佛随
时随地都会冲破屏障,纷飞四溅如粉似膏地在天地
之间喷射开来。

66/再一次回青岛,没见面的公婆怕我是南方来的女骗子

……然后,又是一番颠鸾倒凤的云雨缠绵,他是
那么贪婪有力,无止无休,我不由自主地融化着,在
他的牵引下升腾坠落。这个比我小四岁的男人,从
此真正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72/漆黑的夜里见公婆,公婆都喊打出去

……我还是听出了他父母要的儿媳妇的标准:他
们要一个“大屁股”的“榜地虎”,能生孩子能干活。而



在他们的眼里,我显然是一只花蝴蝶野女人。

79/新婚的幸福生活很快就被搅乱了

……我的心柔柔的软软的,一种天生的母性被汹涌澎湃地激发起来,我奇异地感觉到,杨红林不仅是我的丈夫,而且是我的小弟弟,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85/挺着大肚子开始创业,二十七岁的我成了面目可憎的黄脸婆

那是平生第一次有人送花给我,我高兴得脸都涨红了,过了好几天心头还洋溢着美丽的喜悦的感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美的享受和给予。

92/女儿杨花在青黄不接时出生,我的事业随之起步

刚刚脱离母体,杨花就显得异常干净异常漂亮,尤其是她那一双大得出奇的清澈的大眼睛,更活脱脱地再现了我从前的模样。

98/事业初成去北京送初恋情人出国,家里红杏第一次出墙

然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时的杨红林已在另一个甜蜜的新鲜的刺激的温度乡里沉醉得无以自拔了。

104/在他的野女人的鄙视的目光里,我感到自己正一寸一寸地死去

他只顾急急地向他的野女人奔去,根本想也没



想到我是装睡的。结果,几乎与此同时,他到了那个野女人的家里,我紧随着就冲了进去。

113/ 霸占凤巢,野女人竟成了明媒“待娶”的

我就要因为那个贱女人而丧命了,而那个贱女人半裸着身体,满不在乎地、居高临下地鄙视着我,倒好像她是凤冠霞帔的贵妇,我反倒成了被人赤裸裸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扒得精光的荡妇、贱货。

119/ 他终于说出他已是覆水难收

……杨红林贪恋她的美貌和年轻的肉体,常常趁我稍有疏忽时情不自禁跑过去依旧缠绵,又过了一段时间,江婷婷竟然怀孕了。

124/ 刮宫的剧痛折磨得我大汗淋漓

……我才真正醒悟到,一块亲亲的骨肉,刚刚被我亲手从自己的身体里摘除掉,杀戮死,一种空旷砭骨的疼痛从最隐私处,向我的周身冷飕飕地蔓延开来。

131/ 两个孩子的父亲冒充未婚青年又去相亲

杨红林的朋友起初不肯,但禁不住杨红林再三恳求和朋友义气,竟然真的为杨红林和章姑娘做了媒人。章姑娘对杨红林十分钟情,热情如火。

138/ 第二次创业,5万枝玫瑰成垃圾

冷科长先是一怔,但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心思,连忙鸡啄米似的对我说:“记住了,齐鸿董事长,我记



住了。我懂。”

145/埋怨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统统不值钱

……郑旗旗就没有再来上班。我想，那是我欠了她工资的惟一的一个人，而她是偷我男人的数不清的女孩子中的一个。

150/卧薪尝胆，终成富婆

青岛市外贸局负责接待我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我后来一直满怀感激之情地叫他姜师傅。他真正是我的大恩人，他救了我，救了我的公司。

159/这个“二奶”不漂亮，年龄只有19岁

……小轿车一溜烟没影了。我的男人就在那一溜烟里消失了，去他的第四十个女人或第四十多个女人那里去了。

165/得夫若此，我真的要从一而终吗

深夜里的电话，有业务上的，但太少太少；有家里亲友的，但也太少太少；最多的，是男人们的，是追求我的男人們的。

172/尾声



小时候母亲身体力行教导 我好女不嫁二夫

母亲蹲着，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对着她站着，男人手里拿着一个油瓶，低着头看我母亲用水细致耐心地冲洗我父亲的痰盂，两个人默默地谁也不讲话。

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上海是我日思夜想的家乡。

提起上海，人们总会想到现代的繁华和过去闻名遐迩的十里洋场。其实，上海和国内外的许多大城市一样，并不是每一个角落都是均衡发展的，人与人之间的贫富悬殊很大，甚至比一般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的贫富悬殊更大。

现在浦东开发了，我的家所在的闸北区还没有开发，还比较落后，我家的那两间已经经历了一百年风雨的矮小的老房子依旧，而当年风姿绰约的母亲却已经老迈了，白发苍苍了。

正如许多的上海人都做一点小买卖一样，小时候，我娘家是开香油坊的。

我母亲出身于大户人家，很聪明很能干，也善于经营，香油坊的生意很好，如果不是父亲有病，我想我至少应该生长于



一个小康之家。

可是，香油坊里进来的钱大多数都流水似的进了药铺，用于给父亲抓药了，我们家的实际生活水平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从初谙人事起，我就看到父亲躺在床上不断声地咳嗽，老人家得的是肺结核。

肺结核现在是小病了，听说有些地区早已免费治疗。而在当时这种病被人们视为洪水猛兽，称为肺癆，是不治之症。父亲每天每时每刻咳喘不停，痰盂里又红又白的痰水黏稠肮脏。

清晨，我躺在吊楼上，从上往下俯视，我看见早起的母亲弯下腰，纤纤素手伸过去，默默地温存地揩净虚弱的父亲嘴角的残液，然后轻飘如风地走出去。等母亲再回来的时候，重新置放在父亲床头的痰盂洁净明亮，一刹那间，仿佛我们整个的阴湿窄小的家都被温馨恬静地照耀着。我小小的心河有蜜涓涓地流淌着，我情不自禁地伸出双臂甜甜软软地叫了一声：“姆——妈。”

母亲抬起头向上看了看我，却微笑着向我摇了摇头，然后把她苍白美丽的面容，向父亲被病魔折磨得近乎丑陋的脸庞垂下去。就在父亲和母亲的脸要挨在一起的时候，母亲的手从后面把父亲托起来，开始一件一件细致耐心地帮助父亲穿衣服。

母亲柔美窈窕，父亲僵硬如柴。

在母亲脉脉的目光里，父亲很弱很服从很配合，他们看上去是那么幸福和安逸。后来，当我的丈夫杨红林不断地背叛我，我精疲力竭地孤弱无助地在北方的凄风苦雨中血泪交融



地去寻觅他追逐他乞求他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花些钱请几个打手把他打残废，让他老老实实在床上躺，然后我会像母亲服侍父亲一样地服侍他。

同样作为痴情的女人，我像母亲爱父亲一样地爱杨红林。小时候的我乖巧可人。

不等母亲帮父亲把衣服穿戴整齐，我已经轻捷如燕地从吊楼上滑下来。

和往常一样，两个哥哥的床都空了，他们都背着书包上学去了，他们在家里都是听话的好孩子，在学校都是成绩优秀的好学生，当然，他们同时都是对我十分娇纵呵护的好哥哥。

父亲和母亲四只手系一个扣子，两双眼睛却都同时盯着我，我是他们惟一的女儿，我是他们的心肝宝贝掌上明珠。我本能地知道这一点，我快乐调皮地向他们闪了闪黑黑亮亮的大眼睛，小巧粉红的舌头长长地吐出来扮了一个鬼脸，极快地登上鞋子，在父亲满足而又些许歉疚的目光里，和母亲轻轻浅浅地漾着的笑声里，冲向屋外的世界。

外面的天地嘈杂拥挤。

在总有东西和墙壁阻挡着的空间里，我伸缩着能量过剩的小胳膊小腿，却总不能如愿以偿肆无忌惮地或挥动或奔跑。于是，更多的时候，我只好努力地仰视苍天，睁着大得出奇的眼睛无声地好奇地向四周张望，歪着圆圆的小脑袋无边无沿地思想。

“小囡女，你起得蛮早！”邻居家的沈伯母穿着鲜亮人时的衣服站在门口，一边梳头一边招呼我，上海早晨不太透明的曦光里，她脸上的皱纹滋润舒展甚至有点飞扬。



“沈家母，你也起得蛮早。”我莺声燕语地回答着她，同时又蹦又跳地跑过去仰着玲珑的小脸看她。

沈家母的体形很臃肿，她一点都没有我母亲年轻漂亮，却显得比我母亲愉快得意轻松自在。

沈家伯伯也出来了，我敏感地注意到他推着一辆新买的飞鸽牌自行车，车后座上坐着一个花枝招展比我大两岁的小女孩，我叫她翠姐姐。

翠姐姐看见我，居高临下地笑嘻嘻地用手拍了拍我的头。

五六岁的我扎着四面八方都可以招摇的马尾辫，翠姐姐本来早就拍惯了拉扯惯了的。

可是，那一天早晨，也许仅仅因为她公主似的穿着一件新裙子，骄傲幸福地坐在她父亲的新自行车上，我突然地对她的亲昵举动莫名其妙地反感起来。于是，我默默地坚决地对着我的童年好友翠姐姐把我的小脑袋昂了起来。

翠姐姐看着我可爱得十分好笑的样子，天真无邪的笑声银铃似的响起来。

我恼了，转身跑回家里。

母亲又在门口一下一下地洗刷着父亲的痰盂。

母亲蹲着，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面对着她站着，男人手里拿着一个油瓶子，低着头看我母亲用水细致耐心地冲洗父亲的痰盂，两个人默默地谁也不讲话。

“许家伯。”对着男人的背影我亲热快活地叫了一声。

懂事后，我才知道许家伯原来是母亲在娘家未出嫁时邻家的大哥哥。多年以来，许家伯一直追求我母亲。由于最初两家家长都不同意，许家伯和我母亲终不能有情人成眷属。



但他一直追随着我母亲，尤其得知我父亲得了不治之症之后，对我家我母亲更是关心备至，三天两头到我家来打香油干些杂活，街坊邻居暗地里称他是油桶，但我母亲始终不为所动，后来许家伯为了我母亲终生未娶。

听到我叫，许家伯转过身把我抱起来，一边亲我一边用拿着油瓶子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大把大白兔奶糖。

许家伯的胡子有点扎人，许家伯的大白兔奶糖很甜，我在他怀里放纵地咯咯咯地笑着，惹得许家伯也大声地哈哈地笑起来。

“把囡放下，你去吧，人家已经有闲话了。”父亲的痰盂已经被洗得格外洁净，母亲还在不停地洗，听到我和许家伯开心地放肆地笑，她低低地阻止道。

许家伯的脸重新变得沉重了，他把我放到地上，向母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终于没有说，就拿着油瓶子到我家另一间房子里去打香油了。那间房子里，一名二十多岁的伙计一直出来进去探头探脑地向母亲和许家伯张望，而我父亲的咳嗽声似乎也更响更紧凑更尖锐了。

只剩下我和母亲，母亲拿着父亲的痰盂不再冲洗了，却翻过来调过去地看，仿佛那不是个痰盂，而是一个什么解不开的谜。感觉到我还没走，母亲头也没抬地对我说：“囡囡乖，快呷饭，呷了饭给你爸去抓药。”

我听出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同时我看见她低垂的头顶有了稀疏的白发。我一口把许家伯给我的大白兔奶糖吐了出来，突然蹲到母亲面前叽叽喳喳地说：“姆妈，我长大了要挣许多钱，给我爸买新自行车，给你买新衣裳，给我自己买新裙子，



给我哥哥他们买……”我没有说下去，我惊讶地看见清亮清亮的泪水，从母亲总是温和可亲得使我忍不住总想伸出手去抚摸的脸上汨汨地仿佛永无休止地无声地瀑布似的流淌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流泪，也是第一次看见一个被生活和爱的负担重重地压迫着的女人原来是那样地饮泣。

我小小的心变得惊骇而沉重。

那一天夜里，突然会细细地想事的我失眠了。

躺在吊楼上我暗暗地发誓，总有一天，我要凭我自己的本事，为我的父母和亲人创造一个好的经济条件，让他们都享我的福，沾我的光。

我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



外面的世界花花绿绿和 母亲说的不一样

……郝妈妈喊住了她，让她递毛巾递茶水什么的，并且告诉她中国古代男人三妻四妾的都这么干，文明点的说法叫“侍寝”。中国现在不时兴了，至少是不公开了，但在日本，现在当着人面做爱或者看人做爱还是很平常很普遍的现象。

在父母身边承欢的时光再艰涩都过得甜蜜而飞快。

转眼间，我已经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我觉得自己的翅膀丰满了，从小就隐藏在心中的梦想应该着手去实现了。

我对已经寡居的母亲说，我想离开上海到外面去看看去闯闯，我要挣好多好多的钱。有了龙钟老态的母亲一根一根地理着我长长的头发，在我出发的前一夜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憋囡，挣多少钱都不如找一个身强体壮的好郎君，认准了不能反悔，自古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嫁二夫君。”

那时候，事业比较成功的哥哥们都已经结婚，并且都在外面有了自己的房子，家里只有孤寡的母亲一个人了。我含着泪，牢记母亲的话，背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去了广州。



广州是个遍地黄金的经济城市,有钱的人比比皆是;高楼林立的公司,用人机关比比皆是。可是,我去了一个多月了,却一直没有找到一份工作。

我有花容月貌,但我的个子太矮小。我将近一米五。

我的文化水平太低。虽然我的学历是高中一年级,但上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最热闹的那几年,不是开批判会就是下乡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课本都荒芜了。

我的细密的雨点似的上海话能听得懂的人也太少太少,有耐心想要听懂的人更是几乎没有。

从家里带出来的一点少得可怜的盘缠就要用完了。

在背井离乡风餐露宿的恐惧里,一同出来的小姐妹有的胆怯地回去了,有的受不住诱惑堕入风尘做“鸡”做“二奶”了,我咬着牙坚持着。

我不能回去。我出来的目的就是为家里挣钱,如果我回去不但不能为家里分忧,还要继续让母亲养活,我不能再伸手吃白饭了。

我更不能堕落。我寻找出路,但我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母亲说过,女人家宁可身子受苦,不能让脸上受热,女人的名声最要紧,是高于生命本身的生命。

就在我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广州火车站附近的一家美容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本能地感到自己有救了。

这家名叫 888 的美容店的老板是个高大丰盈的东北女人,当时四十多岁的年纪,抹着血红的唇膏,高门大嗓地讲话时双手掐着腰,不知道的人 would 以为她在和人吵骂。可是,正是在这样一副粗俗的外表里包裹着一副热心肠,好心肠。直到